全唐文/卷063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作者：李翺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辨邪箴

居士處深，在察微萌。雖有讒慝，不能蔽明。漢之孝昭，叡過周成。上書知詐，照奸得情。燕蓋既折，王猷治平。百代之後，乃流淑聲。

行己箴

人之愛我，我度於義。義則為朋，否則為利。人之惡我，我思其由。過寧不改，否又何仇。仇實生怨，利實害德。我如不思，乃陷於惑。內省不足，愧形於顏。中心無他，曷畏多言。唯咎在躬，若市於戮。慢謔自它，匪汝之辱。昔者君子，惟禮是持。自小及大，曷莫從斯。苟遠於此，其何不為。事之在人，昧者亦知。遷焉及己，則莫之思。造次不戒，禍焉可期。書之在側，以為我師。

陸慘檻銘

晝日居於是，窮性命於是，待賓客交其賢者亦於是，有客曰翺銘於是。

舒州新堂銘

先時寢壞，有隘其廬。乃作斯堂，高嚴旗旗。六柟四楹，裝重架虛。欒栱不設，簷蜚祛祛。麗不越度，儉而有餘。左立嘉亭，繚以環除。延延其深，肆肆其紓。吏事既退，齋心以居。思民之病，擇弊而鋤。弗逸弗墜，謹終猶初。大旱之後，鄰邑成墟。獨我州氓，

樂哉胥胥。鬼神所福，事匪在予。丞相所言，乃下徵書。復官於朝，以解前疽。刻銘於斯，永示群舒。

泗州開元寺鍾銘（並序）

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，僧澄觀與其徒僧若干，複舊室居，作大鍾。貞元十五年，厥功成。於是隴西李翺書辭以紀之：

八月梓人功既休，戊寅大鍾成。先時厥初，罹於天菑。波沈火燔，既浮為薪，既蜚為塵。澄觀之功，恢複其居，革舊而新。環墉如陵，台殿斯嚴。乃三其門，俾後勿逾。其徒不嘩，鹹複其勤，有加於初。屋室既同，乃範乃鎔，乃作大鍾。乃懸於樓，以鼓其時，以警淮夷。非雷非霆，鏗號其聲，淮夷其驚。上天下地，弗震弗墜，大音無斁。千僧戮力，願昭其績，乃銘於石。

江州南湖堤銘（並序）

長慶二年十二月，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截南陂，築堤三千五百尺，高若千尺，廣若千尺，以通四鄉之路，畜水為湖，人得其贏。正月既畢事，舒州刺史李翺詞以紀之。詞曰：

天地作物，功或不周。賢人相之，智與神侔。潨潨南陂，冬乾夏漉。九江暴漲，潛潮逆流。東南百步，城市所繇。水積既深，大波其颿，亦有舟航，覆溺之憂。擔壅疊路，車軔其輈。童嬰涕墮，老婦號愁。歷古迨茲，孰為氓籌。濬之之來，養民如身。乃築長堤，距江之瀕。厚其錢傭，以飽餓人。南北東西，百里鬥臻。莫不用力，千錘響振。虓讙相勵，不督而勤。堤既成止，岡聯突起。堅若石城，障為瀦水。蒲莞菱芡，鴻鶴鱣鯉。唯其所取，或食或祀。長堤坦坦，植之楊槐。架豁飛圮，以便去來。除險作利，非賢不能。歌示江人，式悅汝懷。

趙州石橋銘

九津九星橫河中，天下有道津梁通，石穹隆兮與天終。

雜說上

日月星辰經乎天，天之文也；山川草木羅乎地，地之文也。志氣言語發乎人，人之文也。誌氣不能塞天地，言語不能根教化，是人之文紕繆也；山崩川涸，草木枯死，是地之文裂絕也；日月暈蝕，星辰錯行，是天之文乖盭也。天文乖盭，無久覆乎上；地文裂絕，無久載乎下；人文紕繆，無久立乎天地之間。故文不可以不慎也。夫毫厘分寸之長，必有中焉；咫尺尋常之長，必有中焉；百千萬裏之長，必有中焉；則天地之大，亦必有中焉。居之中，則長短、大小、高下雖不一，其為中則一也。是以出言居乎中者，聖人之文也；倚乎中者，希聖人之文也；近乎中者，聖人之文也；背而走者，蓋庸人之文也。中古以來至於斯，天下為文，不背中而走者，其希矣。豈徒文背之而已，其視聽識言，又甚於此者矣。凡人皆有耳、目、心、口，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，目所以別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，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之異也，口所以達耳之聰，導目之明，宣心之智，而敦教化風俗，期所以不忤天地人神也。然而耳不能聽聲，惡得謂之耳歟？目不能辨色，惡得謂之目歟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，惡得謂之心歟？口不能宣心之智，導目之明，達耳之聰，惡得謂之口歟？四者皆不能於己質形，虛為人爾，其何以自異於犬羊麋鹿乎哉？此皆能已而不自用焉，則是不信己之耳目心口，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。及其師曠之聰，離婁之明，臧武仲之智，宰我之言，則又不能信之於己，其或悠然先覺者，必謂其狂且愚矣。昔管仲以齊桓霸天下，攘夷狄，華夏免乎被發左衽，崇崇乎功，亦格天下，溢後世，而曾西不忍為管仲也，孟子又不肯為曾西。向使孟子、曾西生於斯世，秉其道終不易，持其道終不變，吾知夫天下之人從而笑之，又從而詬之曰，狂民爾，頑民爾，是其心惡有知哉？曾西、孟子雖被訕謗於天下，亦必固窮不可拔以須後聖爾，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哉。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，夫何敢複言，安得曾西、孟子而與之昌言哉。

雜說下

龍與蛇皆食於鳳。龍智而神，其德無方，鳳知其可與皆為靈也，禮而親之。蛇毒而險，所忌必傷，且惡其得於鳳也，不惟齧龍，雖遇麟龜，固將噬之而亡之。鳳知蛇不得其欲，則將協豺犬而來吠嗥也，賦之食加於龍。以龍之神浮於食也，將使飽焉，終畏蛇而不能。麟與龜瞠而謳曰：「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。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，已而已而。」既而麟傷於毒，伏於窟；龜屏氣潛於殼，蛇偵龍之寐，以毒攻其喉而龍走；鳳喪其助，於是下翼而不敢靈也。

知鳳說

有小鳥止於人之家，其色青，鳩鵲鳥之屬咸來哺之。未久，野之鳥羽而蜚者，皆以物至，如將哺之，其蟲積焉。群鳥之鳴聲雜相亂，是鳥也一其鳴，而萬物之聲皆息。人皆以為妖也，吾詎知其非鳳之類耶？古之說鳳者有狀，或曰如鶴，或曰如山雞，皆與此不相似，吾安得知其鳳之類耶？鳳，禽鳥之絕類者也，猶聖人之在人也。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，由黃帝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王至於孔子、顏回，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，是未可知也，如其同也，孔子與顏回並立於時，魯國人曷不曰孔之回而顏之某乎，是可知也。陽貨之狀類孔子，聖人是以畏於匡，不書七十子之服於陽貨也。有人焉，其容貌雖如兕、惡來，顏回、子路七十子苟從而師之者，斯為聖人矣。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。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雞也，則可似其形而鳳之云耶？天下之鳥雖鳳焉，鷹、鸇、鶡、鴻其肯鳳之耶？是鳥也，其形如斯，群鳥皆敬而畏之，非鳳類而何？鳥至於宋州之野，當貞元十四年。

國馬說

有乘國馬者，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。駿馬齧國馬之鬃，血流於地，國馬行步自若也，精神自若也，不為之顧，如不知也。既駿馬歸，芻不食，水不飲，立而栗者二日。駿馬之人以告，國馬之人曰：「彼蓋其所羞也，吾以馬往而喻之，斯可矣。」乃如之。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，遂與之同櫪而芻，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。夫四足而芻者，馬之類也；二足而言者，人之類也。如國馬者，四足而芻，則馬也；耳目鼻口，亦馬也；四支百骸，亦馬也；不能言而聲，亦馬也；觀其所以為心者，則人也。故犯而不校，國馬也；過而能改，駿馬也。有人焉，恣其氣以乘人，人容之而不知者，多矣。觀其二足而言，則人也；耳目鼻口，亦人也；四支百骸，亦人也；求其所以為人者，而弗得也。彼人者，以形骸為人；國馬者，以形骸為馬。以彼人乘國馬，人皆以為人乘馬，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。悲夫！

解惑

王野人名體靜，蓋同州人。始遊浮山觀，原未有室居，縫紙為裳，取竹架樹，覆以草，獨止其下，豺豹熊象，過而馴之，弗害也。積十年，乃構草堂，植茶成園，犁田三十畝以供食，不畜妻子。少言說，有所問，盡誠以對。人或取其絲，約酬利，弗問姓名皆與，或負之者，終不言。凡居二十四年，年六十二。貞元二十五年五月，卒於觀原茶園。村人相與鑿木為空，盛其屍埋於園中。觀原積無人居，因野人遂成三百家。有尚怪者，因謬謂王野人既死，處士陳恒發其棺，惟見空衣。翺與陳相遇，問其故，恒曰：「作記者欲神浮山，故妄云然。」元和四年十一月，翺以節度掌書記奉牒知循州，五年正月，準

制祭名山大川。翺奉牲牢祭於山，致帝命，遂使斫木為棺，命將吏村人改葬野人，遷於佛寺南岡，其骨存焉。乃立木於墓東，志曰「王處士葬於此」，削去謬記，以解觀聽者所惑。

命解

或曰：「貴與富在我而已，以智求之則得之，不求則不得也，何命之謂哉？」或曰：「不然。求之有不得者，有不求而得之者，是皆命也，人事何為？」二子出，或問曰：「二者之言，其孰是耶？」對曰：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。以智而求之者，盜耕人之田者也；皆以為命者，弗耕而望收者也，吾無取焉。爾循其方，由其道，雖祿之以千乘之富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，受而不辭，非曰貪也，私於己者寡，而利於天下者多，故不辭也。何命之有焉？如取之不循其方，用之不由其道，雖一飯之細也，猶不可受，況富貴之大耶？非曰廉也，利於人者鮮，而賊於道者多，故不為也。何智之有焉？然則君子之術，其亦可知也已。」

仲尼不曆聘解

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，吾謂仲尼觀禮行道，不歷聘不遇也。夫二國交歡曰聘，以臣使於君亦曰聘，男輸財於女，國駕帛於士，皆曰聘。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，不曰聘也。當德蝕衰周，道徂七國，蓋仲尼傷禮樂不起，是以學《韶》於齊，求師於周，將欲鑄義以鏡國，張仁以羅俗使明備為宗資也。且去魯適衛，蓋辭在於仕矣；自宋之鄭，殆非臣矣；絕糧於陳蔡，亦無財矣；官至司寇，果不為士，安謂聘哉？吾聞天子觀夏道則之杞，觀殷道則之宋，較是而言，雖他國可知也，安謂歷聘哉？

解江靈

元和六年八月，余自京還東，暮宿在江。濤水既平，月高極明，萬物潛休，遠無微聲。坐久夜靜，目亦將瞑，聞江中有如賈人相與言曰：「與子商遊，十有餘年。不識我愚，託我如親。相得之歡，百賈誰如。泰山後召，子欲代予。力雖不能，志願如初。自昔及茲，未嘗汝薄。利必以告，害斯共度。誓當結固，永守終樂。汝之責人，慘若五刑。小不順汝，亦何足聽。汝心好惡，灼若天星。動比孔某，其神且明。異汝者斥，諂汝者榮。苟不汝隨，絕如詛盟。人實難知，堯所未易。我雖受責，敢喪前志。利汝薦汝，每憂不暨。終何能成，惟力所至。豈不汝怨，我道無二。曰予虛言，鬼神來棄。汝實異茲，翻

然汝作。瘡疣生心，洗刮不落。巧蔽我長，善探我惡。短我如墜，譽我如縛。人或美我，汝閃其目。人或毀我，汝盈其欲。充汝之心，飽汝之腹。雖汝子孫，亦所不足。我實蒙頑，為汝之辱。動多尤悔，嬴敗不畜。汝既富厚，享天百福。筋骨堅強，婢妾約綽。財貨積委，屋室豐渥。我從此去，非曰道薄。願汝我忘，無盛其毒。」言未訖，余叱之曰：「人生若流，其可久長。須臾臭死，瞥若電光。用心平虛，天靈所臧。得失是非，其細如芒。奚為交爭，此實不祥。相歡不足，其氣已僵。汝行吾言，可以息兵。」於是言者歎息吐氣，掩鬱無語。啟戶視之，不見其處。

截冠雄雞志

翺至零口北，有畜雞二十二者，七其雄，十五其雌，且飲且啄，而又狎乎人。翺甚樂之，遂掬粟投於地而呼之。有一雄雞，人截其冠，貌若營群，望我而先來，見粟而長鳴，如命其眾雞。眾雞聞而曹奔於粟，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雞，而擊之，而曳之，而逐出之，已而競還啄其粟。日之暮，又二十一其群，棲於楹之梁。截冠雞又來，來如慕侶，將登於梁，且棲焉。而仰望焉，而旋望焉，而小鳴焉，而大鳴焉，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，而遂去焉。去於庭中，直上有木，三十餘尺，鼓翅哀鳴，飛而棲其樹顛。翺異之曰：「雞，禽於家者也，備五德者也，其一曰『見食命侶』，義也，截冠雄雞是也。彼眾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？又奚為既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？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？豈不畏喪其『見食命侶』之一德耶？且何眾棲而不使偶其群耶？」或告曰：「截冠雄雞，客雞也，予里東鄙夫曰陳氏之雞焉，死其雌，而陳氏寓之於我群焉。勇且善鬬，家之六雄雞，勿敢獨校焉，是以曹惡之，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。夫雖善鬬且勇，亦不勝其眾而常孤遊焉。然見食未嘗先啄，而必長鳴命侶焉。彼眾雞雖賴其召，召既至，反逐之，昔日亦猶是焉。截冠雄雞雖不見答，然而其跡未曾變移焉。」翺既聞之，惘然感而遂傷曰：「禽鳥微物也，其中亦有獨稟精氣，義而介焉者。客雞義勇超於群，群皆妒焉，尚不與儔焉，況在人乎哉？況在朋友乎哉？況在親戚乎哉？況在鄉黨乎哉？況在朝廷乎哉？由是觀天地間鬼神、禽獸，萬物變動情狀，其可以逃乎？」吾心既傷之，遂志之，將用警予，且可以作鑒於世之人。

帝王所尚問

夏尚忠，殷尚敬，周尚文，何也？曰：帝王之道，非尚忠也，非尚敬與文也，因時之變，以承其弊而已矣。救野莫如敬，救鬼莫如文，救僿莫如忠，循環終始，迭相為救。如火之菑而燒也，人知其勝之於水矣；勝於水者土也，水之潰遏其流者，則必大為之防矣。

故夏禹之政尚忠，殷湯之政尚敬，武王之政尚文，各適其宜也。如武王居禹之時，則尚忠矣；湯居武王之時，則尚文矣；禹與湯交地而居，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。故適時之宜，而補其不得者，三王也。使黃帝、堯、舜居三王之天下，則亦必為禹、湯、武王之所為矣。由是觀之，五帝之與夏商周，一道也。若救殷之鬼不以文，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，是猶適於南而北轅，其到也無日矣。孔子聖人之大者也，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，其救文之弊也，亦必尚乎夏道矣。是文與忠、敬，皆非帝王之所尚也，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，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，不可休而作為之者也。

正位

善理其家者，親父子，殊貴賤，別妻妾、男女、高下、內外之位，正其名而已矣。古之善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，言自家之型於國也；欲其家之治，先正其名，而辨其位之等級。名位正而家不治者，有之矣；名位不正而能治其家者，未之有也。是故出令必當，行事必正，非義不言，三者得，則不勸而下從之矣；出令不當，行事不正，非義而言，三者不得，雖日撻於下，下畏其刑而不敢違，欲其心服而無辭也，其難矣。或寵其妻，或嬖其妾，或聽其子，或任其所使。既愛之，則必信其邪言，信其邪言，則害於人也多，益於身者無有。苟如此，則名位必僭矣。他人拒其間則不和，順其過則虧禮，不正之則上下無章，正之則不得其情，不如已者言之則為愚，賢於己者言之則為吾欺，此治家之所以難也。彼人者，豈言其家之不治哉？縱其心而無畏，欲人之於我無違，故及於斯而不知也。然則可改而為善乎？曰：耳、目、鼻、口、四支、百骸，與聖人不殊也，聖人之道化天下，我獨不能自化，亦足羞也。思其不善而棄之，則百善成，雖希於聖人，猶可也，改為何有？如不思而肆其心之所為，則雖聖人，亦無可奈何。

學可進

百骸之中，有心焉，與聖人無異也。闇然不復其性，惑矣哉。道其心弗可以庶幾於聖人者，自棄其性者也，終亦亡矣，茫茫乎其將何所如？冉求非不足乎力者也，畫而止；進而不止者顏子哉。噫！顏子短命，故未到乎仲尼也。潢汙之渟不流也，決不到海矣；河出崑崙之山，其流徐徐，行而不休，終入於海。吾惡知其異於淵之自出者邪。

拜禹言

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，隴西李翺敬載拜於禹之堂下，自賓階升，北面立，弗敢歎，

弗敢祝，弗敢祈，退降復敬，再拜哭而歸。且歌曰：「惟天地之無窮兮，哀生人之常勤。往者吾弗及兮，來者吾弗聞。已而已而。」

復性書上

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，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。喜怒哀懼愛惡欲，七者皆情之所為也。情既昏，性斯匿矣。非性之過也，七者循環而交來，故性不能充也。水之渾也，其流不清，火之煙也，其光不明，非水火清明之過，沙不渾，流斯清矣，煙不鬱，光斯明矣。情不作，性斯充矣，性與情不相無也。

雖然，無性則情無所生矣。是情由性而生，情不自情，因性而情，性不自性，由情以明。性者天之命也，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；情者性之動也，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。聖人者豈其無情耶？聖人者，寂然不動，不往而到，不言而神，不耀而光，制作參乎天地，變化合乎陰陽，雖有情也，未嘗有情也。然則百姓者，豈其無性耶？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，雖然，情之所昏，交相攻伐，未始有窮，故雖終身而不自睹其性焉。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，非不火也；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，非不泉也。石不敲，木不磨，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；泉之源弗疏，則不能為江為河，為淮為濟，東彙大壑，浩浩蕩蕩，為弗測之深。情之動靜弗息，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，為不極之明。

故聖人者，人之先覺者也。覺則明，否則惑，惑則昏，明與昏謂之不同。明與昏性本無有，則同與不同二皆離矣。夫明者所以對昏，昏既滅，則明亦不立矣。是故誠者，聖人性之也，寂然不動，廣大清明，照乎天地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行止語默，無不處於極也。復其性者賢人，循之而不已者也，不已則能歸其源矣。《易》曰：「夫聖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時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，先天而天不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天且勿違，而況於人乎？況於鬼神乎？」此非自外得者也，能盡其性而已矣。子思曰：「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。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。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讚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誠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唯天下至誠為能化。」聖人知人之性皆善，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，故制禮以節之，作樂以和之。安於和樂，樂之本也；動而中禮，禮之本也。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，行步則聞佩玉之音，無故不廢琴瑟，視聽言行，循禮法而動，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。道者至誠而不息者也，至誠而不息則虛，虛而不息則明，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，非他也，此盡性命之道也。哀哉！人皆可以及乎此，莫之止而不為也，不亦惑耶？

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，顏子得之，拳拳不失，不遠而復其心，三月不違仁。子曰：「回也其庶乎屢空。」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，非力不能也，短命而死故也。其餘升堂者，蓋皆傳也，一氣之所養，一雨之所膏，而得之者各有淺深，不必均也。子路之死也，石乞孟黶以戈擊之，斷纓，子路曰：「君子死，冠不免。」結纓而死。由非好勇而無懼也，其心寂然不動故也。曾子之死也，曰：「吾何求焉，吾得正而斃焉，斯已矣。」此正性命之言也。子思仲尼之孫，得其祖之道，述《中庸》四十七篇，以傳於孟軻。軻曰「我四十不動心」，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、萬章之徒，蓋傳之矣。遭秦滅書，《中庸》之不焚者，一篇存焉。於是此道廢缺，其教授者，惟節文、章句、威儀、擊劍之術相師焉，性命之源，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。

道之極於剝也必復，吾豈復之時耶？吾自六歲讀書，但為詞句之學，志於道者四年矣，與人言之，未嘗有是我者也。南觀濤江入於越，而吳郡陸慘存焉，與之言之，陸慘曰：「子之言，尼父之心也。東方如有聖人焉，不出乎此也，南方如有聖人焉，亦不出乎此也。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。」於戲！性命之書雖存，學者莫能明，是故皆入於莊、列、老、釋。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，信之者皆是也。有問於我，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，遂書於書，以開誠明之源，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，幾可以傳於時，命曰《復性書》，以理其心，以傳乎其人。於戲！夫子復生，不廢吾言矣。

復性書中

或問曰：「人之昏也久矣，將複其性者，必有漸也，敢問其方。」

曰：「弗慮弗思，情則不生，情既不生，乃為正思。正思者，無慮無思也。《易》曰：『天下何思何慮。』又曰：『閑邪存其誠。』《詩》曰：『思無邪。』」

曰：「已矣乎？」

曰：「未也，此齋戒其心者也，猶未離於靜焉。有靜必有動，有動必有靜，動靜不息，是乃情也。《易》曰：『吉凶悔吝，生於動者也。』焉能複其性耶？」

曰：「如之何？」

曰：「方靜之時，知心無思者，是齋戒也。知本無有思，動靜皆離，寂然不動者，是至誠也。《中庸》曰：『誠則明矣。』《易》曰：『天下之動，貞夫一者也。』」

問曰：「不慮不思之時，物格於外，情應於內，如之何而可止也？以情止情，其可乎。」

曰：「情者性之邪也，知其為邪，邪本無有。心寂然不動，邪思自息。惟性明照，邪何所生？如以情止情，是乃大情也，情互相止，其有已乎？《易》曰：『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？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複行也。』《易》曰：『不遠複，無祗悔，元吉。』」

問曰：「本無有思，動靜皆離。然則聲之來也，其不聞乎？物之形也，其不見乎？」

曰：「不睹不聞，是非人也，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，斯可矣。無不知也，無弗為也。其心寂然，光照天地，是誠之明也。《大學》曰：『致知在格物。』《易》曰：「『易無思也，無為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與於此？』」

曰：「敢問『致知在格物』何謂也？」

曰：「物者萬物也，格者來也，至也。物至之時，其心昭昭然明辨焉，而不應於物者，是致知也，是知之至也。知至故意誠，意誠故心正，心正故身修，身修而家齊，家齊而國理，國理而天下平。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。《易》曰：『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；知周乎萬物，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；旁行而不流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；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，故神無方而易無體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曰：「生為我說《中庸》。」曰：「不出乎前矣。」曰：「我未明也，敢問何謂『天命之謂性』？」曰：「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，性者天之命也。」

「『率性之謂道』何謂也？」

曰：「率，循也，循其源而反其性者，道也。道也者，至誠也。至誠者，天之道也。誠者定也，不動也。」「『修道之謂教』何謂也？」

故曰：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。教也者，則可以教天下矣，顏子其人也。『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』說者曰：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。動則遠矣，非道也。變化無方，未始離於不動故也。『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也。』說者曰：不睹之睹，見莫大焉，不聞之聞，聞莫甚焉。其心一動，是不睹之睹，不聞之聞也，其複之不遠矣。故君子慎其獨，慎其獨者，守其中也。」

問曰：「昔之注解《中庸》者，與生之言皆不同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彼以事解者也，我以心通者也。」曰：「彼亦通於心乎？」曰：「吾不知也。」

曰：「如生之言，修之一日，則可以至於聖人乎？」

曰：「十年擾之，一日止之，而求至焉，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。甚哉！止而不息必誠，誠而不息則明，明與誠終歲不違，則能終身矣。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，則可以希於至矣。故《中庸》曰：『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博厚所以載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。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為而成，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。』」

問曰：「凡人之性，猶聖人之性歟？」

曰：「桀紂之性，猶堯舜之性也。其所以不睹其性者，嗜欲好惡之所昏也，非性之罪也。」曰：「為不善者非性耶？」

曰：「非也，乃情所為也。情有善有不善，而性無不善焉。孟子曰：『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顙，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豈水之性哉，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。人之性皆善，其不善亦猶是也。』」

問曰：「堯舜豈不有情耶？」

曰：「聖人至誠而已矣。堯舜之舉十六相，非喜也。流共工，放兜，殛鯀，竄三苗，非怒也。中於節而已矣。其所以皆中節者，設教於天下故也。《易》曰：『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為乎？』《中庸》曰：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中也

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』《易》曰：『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誌；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；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』聖人之謂也。」

問曰：「人之性猶聖人之性，嗜欲愛憎之心，何因而生也？」

曰：「情者妄也，邪也。邪與妄則無所因矣。妄情滅息，本性清明，周流六虛，所以謂之能複其性也。《易》曰：『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。』《論語》曰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』能正性命故也。」

問曰：「情之所昏，性即滅矣，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？」

曰：「水之性情澈，其渾之者沙泥也。方其渾也，性豈遂無有耶？久而不動，沙泥自沈。清明之性，鑒於天地，非自外來也。故其渾也，性本勿失，及其複也，性亦不生。人之性，亦猶水之性也。」

問曰：「人之性本皆善，而邪情昏焉，敢問聖人之性，將複為嗜欲所渾乎？」

曰：「不複渾矣。情本邪也，妄也，邪妄無因，人不能複。聖人既複其性矣，知情之為邪，邪既為明所覺矣，覺則無邪，邪何由生也？伊尹曰：『天之道，以先知覺後知，先覺覺後覺者也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，非予覺之而誰也？』如將複為嗜欲所渾，是尚不自覺者也，而況能覺後人乎？」

曰：「敢問死何所之耶？」

曰：「聖人之所明書於策者也，《易》曰『原始反終』，故知死生之說，『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』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，斯盡之矣。子曰：『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』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，則可以盡其生之道。生之道既盡，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。此非所急也，子修之不息，其自知之，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。」

復性書下

晝而作，夕而休者，凡人也。作乎作者，與萬物皆作；休乎休者，與萬物皆休。吾則不

類于凡人。晝無所作，夕無所休。作非吾作也，作有物；休非吾休也，休有物。作邪？休邪？二者離而不存。予之所存者，終不亡且離也。

人之不力于道者，昏不思也。天地之間，萬物生焉。人之於萬物，一物也，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，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？受一氣而成其形，一為物，而一為人，得之甚難也。生乎世，又非深長之年也。以非深長之年，行甚難得之身，而不專專于大道，肆其心之所為，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。昏而不思，其昏也，終不明矣。

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，思十九年時，如朝日也；思九年時，亦如朝日也。人之受命，其長者不過七十、八十、九十年，百年者則稀矣。當百年之時，而視乎九年時也，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，遠近其能大相懸邪？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？然則人之生也，雖享百年，若雷電之驚相激也，若風之飄而旋也，可知耳矣，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！故吾之終日志于道德，猶懼未及也。彼肆其心之所為者，獨何人邪？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